

年轻一代该如何避免给老人不断的带来“体贴的伤害”，老人又该如何赶走“空巢”现状带来的不良情绪，三个“空巢”家庭的故事将眼下现代家庭的酸甜苦辣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空巢症候群

燕燕 著



空巢症候群

燕燕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空巢症候群/燕燕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-7-5321-3746-6

I. 空… II. 燕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13764 号

责任编辑: 郑 理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空巢症候群

燕 燕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32.5 插页 2 字数 425,000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746-6/I · 2866 定价: 32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第一章

1

江江身不由己的成了一名“暖巢”女管家。

假如不是飞来横祸，女孩江江早就该走进郝明君家门，顺心顺意的成她家儿媳妇。

可眼下，江江还站在门外，随时可能拔腿就走。好在，因当过东北知青的母亲一辈延续的生死友谊，她和郝姨的关系藕断丝连，尚有点半师半友的意思。何谓半师半友，一来江江大学毕业后是郝明君介绍她来出版社工作；按规矩郝姨算是江江的前辈，称老师理所应当。再者说江江在嫁人之前，曾仔细做过功课。她开博客，不过是每月写不了两篇的“睡眠博客”。她这样概括：中国家庭一般婆媳关系，基本可归纳如下几类：远朋型、外交型、上下级型、师生型、同事型、亲戚型、母女型、针尖麦芒型。而郝姨与我之间却又超出了如上概括。

虽是在称谓上称其郝姨，实际上超越师生关系，算那种“没大没小型”。郝姨跟这丫头特亲，口无遮拦啥都说。假如一年前江江嫁给她儿子马小鸣，亲上加亲，可以说便超越了以上一般关系的美满。可惜！可惜这便是人生的因缘。

晚年痛失爱子的郝姨，较之过去愈发的依赖着女孩江江，别看这位六十多岁郝老太经历的事足够坎坷，读过一些书，写过诗，多愁善感，却爱哭哭啼啼的。比如，她习惯了没时没晌打电话找江江，屁大一点事儿

找她商量，也不管人家忙不忙，上班时间占线同事有没有意，老板给不给脸色。总之，郝明君她的与年龄不符的任性天真在女孩面前恣意挥洒，与江江是忘年交的感觉。

正是这种拿她不当外人、有事就说话的心理，关键时刻第一个电话，她准是找江江。

事发之前是黄昏时分，郝明君在自家望着落日熔金的夕阳，体味那伤怀别离的滋味，她把书桌上的物件归置归置，高高一摞碑帖，青玉印色盒子，冰纹笔筒，碰上去都是凉的。阴天，居民楼冷冷清清，更显得居室光线黯淡。她眼光迷蒙地巡视四周，墙上镜框里有年轻时代的她，微笑是收敛的，表情忧郁搂着俩孩子，一男一女。女的大一点，如今早已飞离妈妈的老巢，飞至美国，嫁为人妇。郝明君她要出国投奔的即是女儿小琪。男孩便是一年前飞来横祸给带走的，远远的，远赴天国，死时27，正准备当新郎。

风丝溜溜地钻，往心里钻，要下雨了。挂钟当当当当响，郝明君定一定神，即将离去心里一直慌慌乱乱。她箍紧披肩，伸头望望对面的阳台叫道：“老乔！乔师傅！”

对面阳台，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只鸟笼用蓝布盖着。她喊的老乔师傅显然不在家。

出国前郝明君打算找一样纪念品留给老乔。可东西放在高处壁柜里。她将一把木椅架上桌子，上前晃动几下，确认是坚固的。天色愈加暗淡，她一开灯，发现灯坏了。点上蜡烛，总算拨通物业电话报告我家灯坏了，请电工来帮忙换一下灯泡。对方答话：灯泡坏了，换一个呗。这么简单的事还找电工？郝明君说我这腿脚不行了。答话：电工不在。他老婆肚子疼，请假回家啦。过两小时能去。

哼，两小时还等你，我就要上飞机啦。唉，求人不如求自己！郝明君一边嘟嘟囔囔将椅子移动到灯下，放蜡烛，拿个灯泡爬上去。腿脚有点哆嗦，拖鞋也歪着。她伸手拧灯泡之际，哐当一声，一阵大风，吹落了墙上的挂的画框。窗帘呼呼翻卷，下大雨了。她一脚没踏稳当，摔下来，头磕在下面的雕花几子上，当即流了血……

这个求救电话来了，当时江江正在电脑前加班。电话那头，满脸是血的郝明君强挣扎着对话筒喘息，声音微弱叫江江，快来，快救救我！

江江一惊：郝姨您没上飞机呀。您怎么啦？！

江江慌慌的感觉大事不好，仓皇地拿包，关电脑，跟主任请会儿假，急跑。眼镜主任追她身影吼，等着发稿呢哎，江江！

江江与郝家的瓜葛想要挣脱也挣不脱，在她力图走出痛失小鸣的阴影的那些日子，心灵堕入深渊，暗无天日地挣扎，恰恰又是伟大的爱情拯救了她。充满戏剧性的是，向江江伸出拯救之手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郝姨亲姐姐赵溪水的亲儿子、郝姨的亲外甥谢意涵。上帝关上了门，又打开了一扇窗。江江不进这个门进那个门。两家的门窗也不远。因祸得福，可“福”是人家的祸是自己的，总归心里不是滋味。恋爱本来是一桩好事，可亲外甥的这桩“好事”好的差了一点味儿。碍于种种心理障碍，意涵他一直没宣布，眼下也没对两家老太明说，因此老姊妹一直蒙在鼓里。

深秋大雨。江江满身湿透了，气喘吁吁进来，见郝明君歪倒在电话机旁边，流血的样子吓人，拖鞋甩至了远处，光着脚。

郝姨：郝姨你咋弄的，你叫急救车了吗？老太太答不上来，脸色苍白。江江看现场啥都明白了，找120！对方先问：你住哪里？接着对方又答车都出去啦，对不起最快也要20分钟，下雨堵车！江江吼了一句：倒霉，算了！说完之后，江江背起老太就往外跑，喝一声郝姨，搂紧我。她顺手在门口抓了一块毯子。

雨大，人稀，雾蒙蒙的街道上没见到出租车。江江看门口小卖部停了一辆拉货的敞篷小卡车，司机和一个胖子正卸啤酒，江江泼辣地说：“大哥，快，帮帮忙，跑一趟医院！”司机说我这没结账呢。

江江掏出钱：账我给你结！求求你，救人要紧！胖子见钱摆手示意，司机理会、麻利地掉头了。与此同时，江江机灵的呼啦一把，将门口的一张破藤椅放车上。胖子帮着把明君放上敞篷货车。老太躺在破藤椅上双目紧闭，光着白茬茬的脚，江江用毯子盖上。老太的手随着车晃动，好像一段枯枝。

气还没喘匀，急诊室护士把外伤先处理一下，让住院办手续，你先预付3000元拿单子去交费。江江摸口袋，糟了，没带够，我明天送来吧。护士摆手说，不管的，现在就这样，先预付。认钱不认人的！江江

抹一把脸上的水，说，你们是救人的人，不能只认钱呀。

这没啥争的，制度你懂不懂小姐？护士不耐烦说你这人，都啥时候了，先让你老妈住院，很要紧！江江回嘴说她不是我妈。护士瞥她一眼，不客气甩一句不是你妈妈，难道是我妈？扭头对走廊长椅一老头嚷：哎，那位，呕吐往痰盂里吐好不好？珍惜点我们的劳动！

江江翻皮包凑钱，只有两千多，她俯身对窗口那位大姐哀求，我走的慌张，身上没带够现金，这押金差只差 500，我回去取钱，明天一早一定送钱来好吗？女收款员速答：不行。

江江急了，求求你，你先把手续办了吧？这两千多怎么也够今天用的吧？我要明天没送钱来，您再把老太赶出来行不？

收款员不耐烦了，话不是这么说，说的我们医院好像这么没人味，我一天到晚遇到你这样的人多啦，我只能按制度办！

江江无奈，摸手机心急火燎想办法。女孩子遇事第一时间第一个电话求救兵当然是男友。

男友谢意涵家住南城一老平房。而此刻意涵在美滋滋睡着大觉，电话没人接，让热恋中的男人丧失了一次挺身而出经受考验的机会。他家本来就平民之家，窗外垃圾丛生噪音杂乱。这倒是其次，眼下厨房煤气炉子上有只稀饭锅，已经溢出来的米汤洒满灶台上，锅快熬干了，冒青烟儿，有失火的危险。

座上锅的老父母都出门了。他们在湿淋淋清晨起个大早，抢着买什么基金呢。隔半个街区，那一家工商银行门口，意涵父穿棉马甲，提着保温茶杯，正啃油条吃。意涵妈也在吃，他俩这幅形象和粗嗓大气，一看就是月收入不超过千元的草根人物的绝佳代言人。那年也怪了，一群老头、老太太坐小马扎排队买国债、抢基金，是一种都市景色。队伍中有小板凳，小马扎，砖头篮子等，在水洼地排队。银行开门上班时间未到，大家在屋檐下躲雨，看天，聊股市小道消息。

江江没找到救兵。她那位亲爱的意涵正睡得香，哪能想到她又冷又饿，帮着可怜的郝姨住院。江江脚下已是一摊泥水，失望地倚靠在墙上，茫然地搜索关系图，看眼下再能找谁。江江在这个城市里没什么亲戚，所以她把郝姨当亲人，格外在意所有人给予的自己的哪怕是一丝一缕的温暖。无意中，她看见挂号处墙上有一个公示栏上医院主治医生

的照片,学历、主攻学科等。她看到了一个人的照片,眼前一亮。

不大一会儿,这一路救兵到,大个子维铭聊着电话笑眯眯匆忙走来。边收电话边飘至眼前。江江高兴了,维铭你来太好了!我都绝望了,没想到你调到这医院啦?

失散的亲人哪,你能想到我是我的幸福。维铭眉开眼笑着,张开双臂说,我接你电话,我比急诊室呼叫跑的还快呢!

江江对他诉了一顿苦,连说气死我了。维铭摘下听诊器,笑道:气死了哥哥我能救活你。尔后拍打她的后背。江江急躲闪,说别逗了,说正事!维铭倚着门乐,正事,不就是没带钱吗?江江自我感觉不好,见面就跟男人借钱。

这也算是个事儿?维铭笑了笑。转身进收费室。

江江隔着窗口打量他,维铭越来越帅气,名牌大学毕业又是外科骨干,里外透着自信。维铭是她高中同学,前些年,每到情人节江江都会收到他大束的红玫瑰。后来看江江跟小鸣一任恋爱的小火车开下去,他才鸣金收手,假如不是江江一直躲着他,对梦中情人,一直自称“剩男”的他“剩勇穷寇”战斗精神不减。只见他不知贴着收费女人耳朵说了什么,女人笑得很灿烂,还死命摇头。维铭便闪身出来了。江江急问:怎么样,行不?

搞定!

这么简单?江江有点不信。

维铭下颌一抬:这要看谁?江江气道:他妈的,不是欺负人吗?维铭笑道:当年的樱桃小丸子会骂人了?事情办成就行呗。

可恨,职业冷漠症!女孩前头蹬蹬蹬蹬。

维铭跟着她,说,我发现你还跟上学时一样,爱较真儿。这年头哪个行业都有职业冷漠症恶习。还不赶紧送你婆婆去病房?

江江停下,正色强调:她不是我婆婆。维铭陡然想起,哦,马小鸣出车祸了……说出马小鸣三个字瞬间停住看她白掌掌脸色,忙说对不起,江江。

江江说,没关系,一年多,都过去了。

难道你是下凡仙女?维铭感触不已,他俯在江江耳朵上说,人都死了,你对小鸣的妈妈还这么好?江江幽幽叹着气,没说什么。掖了掖毯

子，推着可怜的郝姨往病房走。

2

这边医院老妹忙着抢救，那边，老姐姐意涵妈还在排队买基金，突然拍脑袋，妈呀，老头子，我得回趟家！意涵爸瞪眼，回家干嘛？我憋着泡尿还坚持不下火线呢，这说话就卖了。赵溪水说家炉子上还煮有稀粥呢。意涵爸生气，你看看这人都挤成稀粥了，回来可就没你的地儿了，咱可别起个大早赶个晚集。赵溪水惦记炉子稀饭别着火。意涵爸愤然骂她老糊涂了，儿子睡觉他能闻见吗？便让她赶紧给儿子打电话。再一想，咱也没买手机，都怪老太抠门儿。这时，排队人流开始涌动。按号啊，别挤，我们天不亮就来了！赵溪水警惕地大喊：排队排队，有点自觉性啊！

医生抢救之后，看看片子，初步看颅脑算是没大事，还要严密观察。病人住院治疗，院方需要直系亲属签字，可郝姨独身一人，女儿在美国。医生敲打片子道：空巢老人，这样独居最容易出事了。她这一跤跌的还算好，命硬，昨天一个老头，一跤跌下去，送来就熄了火。你最好找她直系亲属来。不然出了事谁负责？

郝姨女儿小琪最快明后天才能回国。签字我可不能随便签的。江江生怕担什么责任，没说话。沉默的空当，郝姨陡然睁开眼睛，有点迷糊，又紧张地伸手抓她的手，充满恐惧的开口说话：别走，江江。别走！

江江想想不忍心，只能以亲属名义签了。

签字的工夫，手机响个没完，不屈不挠的响。来电话的是云清，江江毕恭毕敬叫老师，叫老师出于礼貌。确切地说江江认识这位老师，是闺蜜女友柚子电话介绍的，满打满算只有两个月。

文化人就更喜欢这样叫别人，被别人叫，尤其这位云清女士，一位常常在影视剧里露脸的明星，自认为是属于精英阶层。怎么能被人一口一个大妈大娘大姨的叫着，将自己放纵了，混同于普通老百姓？对于这类年龄不好界定的老女人来说，被年轻人叫老师听着心里舒服。换句话说，云老师不过是江江业余时间给她打工的一名女雇主。对于热爱美术的江江来说，这份工钱赚的轻松，体面，无非是每周三次，下班后赶去她家，给她画肖像，聊聊天。画画多快乐啊，画画是江江从小到大

的酷爱，顺便还能蹭老太一顿讲究营养美味的晚餐呢。

云清住大公寓，属城西的高尚社区。女儿柚子在上海打工不回来住所以大宅子空旷，只有老太和娜娜，娜娜是一条不怎么名贵又丑丑的狗，她心爱的宠物。

同是年老色衰，而云清这类老太，与郝姨姐妹状态大不同，她永远绷着一口气，提溜着精气神儿，穿衣打扮是鼎鼎重视的。都说世人眼孔比较浅，只看皮相，不看骨相。所以她还相当地信奉：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。何况她是谁呀。照时下说法，一过气儿的老明星。社交和出境场合是越来越少了。可她，依旧是穿着考究，浓施粉黛、画眉描眼儿上笔墨严谨。她保持随时粉墨登场的态势，即便是到门口取报纸，倒垃圾，也要抹口红化妆的。

江江印象深刻的是，记得第一次与云清见面是单独上门。当时女友柚子从上海远程遥控。按图索骥找到大公寓，只见云清一张恰到好处的粉团脸，朱口黛眉，见不到一点六十多年时光打磨过女人的痕迹。进到她家，看到讲究时尚的客厅，有钢琴，水晶工艺品，油画。大概明星都有自恋癖，墙上挂满照片都是云清年轻的明星照。惟独没她和女儿的合影。

云清边张罗指挥保姆摆着餐台，边跟狗狗谈心，今天这一顿丰盛大餐很重要，今天家有客人，什么客人？是我女儿回来了，女儿还带着女友江江。江江是我很重视的客人！

电话里江江听见狗叫声，伴随云清口气生硬的质问江江，时间到了，你怎么还没来我家？

江江一边在卫生间给郝姨倒便盆。一边歪头用脸颊夹电话回复云清老师：对不起！我有点急事。今天请假不去您家了。

云清嗓音高八度半：什么？你不来了？我妆都化好了。晚点也要来，我等你！云清这边收起电话很不高兴：我最讨厌我雇的人没信用，迟到，这些都是恶习。你看小保姆，小时工个个如此。

江江其实很饿，她买了矿泉水，饼干，是给病人的。郝姨醒了，眼圈红着念叨，江江，多亏了你，郝姨的命差点没了！郝姨又发现女孩衣服都湿了。江江说，不用管我，郝姨。您好好歇着吧。随后江江安置她睡下，嘱咐她饿了的话，有您喜欢的苏打饼干。交代完，她打算先回一趟，

取老太的牙刷毛巾、拖鞋、内衣和小半导体。

郝姨不停的嘟囔一张飞机票作废了。单程机票这老贵，上美国小一万块呢，真心疼。江江劝她别心疼钱了，心疼自己吧！郝姨叹息，自己这一摔跤差点跌到阴间去。我给老乔的东西，你可给我收好了！临走她又叫住江江，郝姨她亮了亮一串钥匙。

郝姨给的不光一把，是一串，自己家里全部钥匙。一一交待着，哪把钥匙开哪个门，哪个柜子，我早就编号，你看上面有胶布。往后，你就来我家住，住东边那间，肃静，光线好。

江江连说不住了，我不再住下去打算租房了。您放心你家啥事交代的我都办。

郝姨死攥着她的手，一定来！洗澡吃饭比租房方便。江江推辞说，我习惯了，没事。郝姨摩挲她，坚持诚意邀请江江。郝姨家就是你的家。等我去美国，也不是十天半拉月的，我把看家的重担交给你了！

后面江江没说话的份儿。郝姨不由分说往她手塞钥匙。你上银行取钱！叮嘱她从书桌那个抽屉找存折，江江忙推托说，家务事我管，这钱可别让我沾！

哪能让你垫钱呢？郝姨示意女孩贴她耳朵，说了密码。

意涵爸白排了队，他怎么也没问出自家存折密码，他老伴儿赵溪水，就为了一个破马扎和人吵架，非说那秃头老男人是插队的，秃子不承认插队，说自己刚才在躲雨。赵溪水问你有号吗？你没号不算！秃男人扭头，你说不算就不算？你是银行老板？赵溪水叉腰说，我不是老板我是群众，怎么了？我们可是天不亮就来冒雨排队的啊，做人要讲良心！身后还有个抱着猫的老太附和着，就是就是啊。秃子耍赖说，喔，她用猫就算我就不算？我一个大活人，你瞎眼了你？

你骂人？赵溪水生气的很，你加塞儿还骂人，为老不尊你算啥东西！后面有老人们七嘴八舌喊叫着，别吵了，快往前走！晚了就卖光了，今天基金是按比例配售的！

意涵爸急拽老伴说，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别理他你闲话少说！两人挤进去，临近柜台，意涵爸展开存折不放心，又问你定的密码是啥？赵溪水她挎着个马扎掏了掏兜，这一掏不要紧老太一下懵了。一张惊骇

的脸说明，临门一脚，密码老太竟忘记了。

3

下飞机的小琪在老妈家楼下，气呼呼地打电话问自家的门牌号，她不认得家。不认得是因为老妈刚刚换了房，换房搬家也是老妈自作主张。瞅瞅上海北京大城市里，人家谁不是换房搬家光赚不赔、炒房升值。人往高处走，而老妈她的水往低处流，换的房比原来的房更小，更次。唉，想想老太一辈子酸腐气十足凡事只赔不赚，从文不对题的尴尬婚姻到工作样样倒霉，这就是郝明君，快七十岁的人还是这改不了这出精捣怪的臭脾气。

小琪进了家门见江江呼呼啦啦主人翁一样张罗操持，心里有了本能的警惕。她面色冷淡拖箱子进来。细看自己这个家那个逼仄啊，我老妈这个窝，怎么越搬越差呀，简直是贫民窟了！

江江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？小琪越看就越来气，她注意到，江江的行李放在西边小屋内。还有女孩的胸罩内裤之类小东西。

江江顾不上跟她说话，忙着郝姨住院的琐事，一把钥匙在她手里翻飞。小琪伸头观察她，进进出出忙。看来她轻车熟路的开柜解锁，而自己倒像是一个客人。

江江打开冰箱，抓出一块面包，饿狼一样大口大口吃着，继续忙。看面包屑掉在地上，江江不在乎的样子，小琪便皱眉。她不太喜欢小鸣弟弟生前的这位女友，尽管性子温柔，温婉气质尚存，做得一手好菜，可有点大大咧咧，穿衣打扮不上品，在她眼里透着一股外地小城市人的气息，小琪自从留洋嫁给了一个意大利血统白人，审美眼光突变，喜欢听中国戏曲的寡母，庸脂俗粉的女孩，全都无法近身了。

江江一边拿钥匙开卧室柜子，一边热情招呼小琪姐，你喝水在厨房自己弄哦？小琪回声，不渴。谢谢。江江又说，冰箱还有馄饨，是荠菜馅的，你饿了煮一点，垫一垫。

我不饿！小琪倒在沙发上。江江体贴的以为她要倒时差。就说你先睡觉吧，洗个澡。我得赶快送东西去医院！接着，江江继续开锁翻抽屉。

小琪眼瞅老妈最私密的抽屉，竟然让江江随意掌控，忙问你找什

么？江江翻看着说找工商银行的折子。一说银行折子，引起小琪更大戒备，从沙发上起身问：折子？谁的存折？

郝姨的呀。

我妈的存折都交给你了？

嗯。取钱呀。

眼见着小琪警惕起来。江江瞪着天真的大眼睛问，不取也行，你手里有现金吗？一问现金小琪可不接茬儿。忙说我没带人民币！她迟疑了一下躲闪着说，哦，家里有阿司匹林吗？

有！江江指了指床头柜抽屉。又拿老太身份证赶忙去取钱了。江江一说取钱，而且取老太的钱，小琪立即睡意全无，哎呀，我这傻瓜老妈，如此重要的事儿怎么不交给我大姨或表弟意涵呢？她蹿起来抓电话找大姨，也就是赵溪水。

小琪不曾想到，这两天大姨赵溪水和老伴儿磨牙，为的也是钱。基金没买到，密码忘了存折还丢了！老太婆把密码改来改去的，改的后来自己都糊涂了。

赵溪水把怨气骂到那该死的秃子上，气的我一吵架我血压高了。谁能想到，买基金就跟买白菜似的抢！

上出租，意涵爸如坐针毡、慌指西边：回家回家！老婆指东：报警上派出所！意涵爸：回家！司机无所适从，您到底上哪？我听谁的，先生？意涵爸大喝一声，听我的！去什么派出所，回家回家！对司机大声说去和平小区。又吼老婆，报警去派出所干嘛！意涵爸陡然愤怒，丢人，真丢人啊！

我怎么丢人了？溪水还在吼。意涵爸脸涨的通红通红，他憋红脸光看司机，不便于说话。糊涂老太她哪儿瞅见老头裤裆和鞋湿了。刚才排队吵架憋得他尿了裤子。出租车一停，保温杯都拉车里了，意涵爸猴急猴急地下车，逃一般往家跑。回家意涵爸换睡衣，光着干树枝般的老腿，恼羞成怒走出卫生间，丢人，真丢死人了，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这么丢人过！

里面厨房，赵溪水看着炉子上黑糊糊的锅子，嗓门更大，哐当一声摔了锅，我就不明白，你唠叨了一路，丢人丢人，咱的基金没买到，我气

的头晕,怎么就让你丢人啦?意涵爸拐着腿,不是你丢人是我让你们丢了人,现了眼啦?

意涵终于被吵醒了美梦:老爸老妈,怎么了,你别嚷嚷啊。

意涵爸恨恨的抱怨,我跟你妈凌晨四点就上银行排队,那银行也缺德,没个厕所,我一直憋着尿,心想赶紧买完了回家上吧,谁曾想你妈忘了密码不说,再一晕倒,我这就……说一半不说了,连连摇头。

赵溪水看到丈夫湿淋淋的鞋子,尿裤子啦,没人瞅见你。意涵爸嗅嗅鼻子,哼,你差点把家都烧光了!

意涵提着老爸湿淋淋的裤子扔进洗衣机,放洗衣粉,开机。洗衣机是旧式白兰牌,破旧不堪,漏水。一开机就晃荡,发出巨大的响声。旁边一台新海尔滚筒洗衣机,盒子还没拆封使用。意涵过年买了孝敬老人的,可爹娘就舍不得,当宝贝供着洗衣机,还用块花布苫着。

真抠门儿!意涵一看就蹿火。刚要说什么,只听得外屋老妈又一惊一咋对电话嚷:什么,跌一跤?美国没去成?妈呀,意涵你姨妈跌破了头!

4

江江回家便赶紧收拾鸡,拔鸡毛。小琪不跟她说话,一心打越洋长途哄着远在纽约的儿子宝宝。这时,门铃响了,来访的是邻居老乔。老乔以为家里没人,将装活鱼的塑料桶放门口。

小琪推门,看到门口的鱼正纳闷,又从上面窗户往下面看,看到下面有个轮椅,上面坐着残疾的二宝。轮椅把手上挂着钓鱼用具,如:小网,小抄子、水杯子、马扎等,还有几条活鱼。二宝傻笑的同时,举起钓鱼竿狂耍,甩着甩着,二宝的鱼竿便将一楼住户女人的大裤衩钩起来,迎风飘动。二宝乐呵呵的喊叫着:钓大鱼喽!

二宝前头甩钓鱼竿上花裤衩,后脚当爹的老乔跟着给一楼的那家点头哈腰赔不是。小琪对傻儿子的爸爸老乔有了第一面的印象:可怜兮兮。

小琪去医院看老妈,手里拿的是鲜花。邻床病友胖老太插嘴,说这打美国来的闺女,就是不一样,洋派的?小琪对她笑笑,说我妈她喜欢洋派的。

郝明君瞅瞅女儿一副不高兴的脸，静等下文。

小琪对母亲又急又烦，怪她干嘛急三火四爬高？你这一跤跌的，把我的安排全打乱了！我店里的生意都不做了！郝明君不回答躲闪她。一护士推轮椅招呼胖老太：13床，去拍片儿啦。胖老太撇嘴嘟囔这女儿，够厉害的。

厉害的小琪又追问老妈，怎么你把钥匙都给江江了？郝明君没解释两句，小琪便狠狠责怪老妈，竟敢将家全托付给了一个外姓人，你真是，妈你真是跌一跤跌糊涂了，分不清里外！郝明君急问，我怎么分不清里外？

江江她怎么也不能登堂入室，掌管着您的经济大权呀？小琪点着老妈，您连存折都交给她，还真不当外人哪您？郝明君不高兴说，江江厚道，我没把她当外人。我喜欢让她来住，她跟我可亲了。

小琪冷笑道：亲？哪看出亲了？谁给我白吃白住我也跟他亲！

郝明君提高嗓音：她和你弟弟小鸣是青梅竹马，青梅竹马是什么，就是我看着她长大的孩子，比自家孩子差不多亲。要不是小鸣他福薄命短，出了车祸，她就是咱自家的人了。

小琪哼道：自家人？老妈，别说她和我弟没结婚，就是结婚了也算不上自家人。一提弟弟让母亲感伤的哽咽：小琪，怪你妈没福气。

小琪给老妈擦眼泪，接着数落老妈犯傻的老毛病，软弱，太幼稚，这么多年你吃亏上当还少哇？自己清高不跟人来往，不跟人来往倒好，一出门，跟人一来往就犯傻，为人处事总是高看了别人，高估别人。

郝明君问：我高看了谁了？

小琪说，这么说吧，不是高估了别人，而是高估了自己的感觉，你感觉对方是对你特好？好心人，这个那个都是好心人。天底下哪来那么多好心人？郝明君纳闷问，江江就是好心人呀，你以前也挺喜欢江江的。小琪承认喜欢她，那是以前，以前她对我弟好。郝明君低声道：你弟走了，咱也不能翻脸不理人呀，再说江江也不易，父亲过世早，接着她妈去世托付给了我，她自己一直租房、人家眼下买房尚有难处。小琪一瞪眼，她有难处咱家管得着吗？我在美国还是贷款买房呢，你管吗？

我哪能管你呀，我这么穷，看你说的，越说越不讲理了。

小琪恨恨道：这不得了。您亲闺女都是靠自己混，人要靠自己，靠

谁也不成。当初我在纽约受的那些罪，我都不愿跟你说。你老了，管你自己就行了。她有没有住处，你操心干嘛？

人也要互相帮助！郝明君不悦，我马上要出国投奔你，房子啥的交给江江，她还要照顾我的房子，花草乌龟加金鱼，咱还给人家添了麻烦呢！

麻烦她？小琪龇了一声说，等你存折没钱了就不麻烦啦。郝明君生气说，是我请江江到咱家的。我愿意！小琪刚要说，江江端鸡汤匆忙进来说，郝姨，我给你炖好鸡汤，可香了！

母女忙收住了话头。

江江忙不迭给老太喂鸡汤，问郝姨，土鸡是不是特香？老太满意的大口喝。一边是小琪正用水果刀削苹果，然后，很仔细的自己一口一口吃，瞥着眼儿说：油太大了。江江不语。

郝老师我来看看你！门口，小琪与一男人撞了个满怀，她认出这是那傻孩子的老爸。只见他汗津津的匆忙走进来，母亲眼睛一亮，哎呀呀，老乔！

小琪分明看见老妈病恹恹的神态，转而看见老乔的眼睛一刹那有点不同。这边，江江还乔叔乔叔地叫着，小琪便冷着脸。

郝明君侧身问，您怎么来了？连忙兼顾介绍女儿小琪认识老乔师傅。小琪客气点头。老乔说还记得姑娘小时候扎小辫儿，被你妈带来出版社玩的样子，喜欢跳舞、叠飞机。

尔后，老乔扭头关切地问伤者：你怎么样了？嘿嘿，我给你送新鲜鱼，刚听电梯女工说。

没啥大碍！明君不安笑着，让你们操心了。你看，还能喝得动鸡汤，喝一大碗呢。

大伙都惦记你。嗯，脸色还行。小琪突然注意听到了，老妈与老乔来往言辞中的艺术，他总是说“大伙”如何如何，却不说我。郝明君以温情脉脉的眼光答复：是。谢谢大伙儿。

老乔嗔怪：大伙都说你这人，太要强，啥事非要自己干，咋不喊人来帮个忙？也怪我正好外出去钓鱼。

郝姨竟以欣慰的表情道：人不留人天留人，我走不了。这不，美国一时半刻也去不成了。

老乔一个劲点头：去不成也好。听说你要走，大伙都舍不得呢。

郝明君也微笑着说自己如何舍不得“大伙儿”，怎么也不会忘了大伙儿对我的好处。你明白吗，出事之前我收拾好行李，准备上飞机了，可我就觉得身后少了什么，空空的，好像有嗖嗖的冷风袭来，没个遮，没个挡。

老乔只是点头，是啊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

郝明君和老乔就这般我明白你明白的眉来眼去，让女儿站门口冷眼相看也看明白了。等老乔起身告辞。小琪只淡淡一声谢谢。

5

云清对江江的兴趣，有点出于女儿柚子的意料之外。

江江与柚子是闺蜜。两人相识最简单不过了：美术中专同学时，柚子睡在江江对面的下铺。江江向来比她起床早，因此居高临下每天早晨就着熹微的晨光，柚子的打鼾、磨牙、说梦话、翻身露出大屁股对于江江一览无余。而且，江江感觉柚子的个性符合她交女友的标准。对人实诚，里外一致，从来“不装”的那种女孩。江江还知道柚子没爸爸是她的单亲舍友。但有一点，柚子从来没告诉过别人自己母亲是谁，干什么的。介绍彼此相识时，柚子只含糊地说有个亲戚在北京挺寂寞，要找人陪陪。

云清成了江江私下打工赚钱的一个客户。打工也不是保姆之类的粗工，是陪聊，陪聊的同时给老太画肖像。

陪了一夜之后，第二天晚上，江江认为应当是小琪陪郝姨了。

小琪故意露出疲态，打哈欠，说我要倒时差。我本来就失眠，几天没睡好头痛得厉害。江江小声说昨天老师生日晚餐我也食言了。

噢，麦疙瘩！小琪表情讥讽状，怎么，你还想去过夜生活？人命关天啊，我妈都摔成这样了，照顾我妈你还不一心一意。我妈白对你这么好了？江江倔强，她不想解释，无奈一扭头坐到病人身边。

再说云清家的宴会，女儿柚子和男友大勇都被冷落。

晚餐云清三等两盼没等来江江，心中不快的嘀咕，这小丫头谱儿还不小，我已经请了她三次了。转眼云清对女儿满脸堆笑，可欣小姐，（云